

大众周末

相关阅读



赵钟璞(中)与大儿子李顺(右)、小儿子李顺利在家门口合影。



抱养的大儿子李顺很孝顺,常为母亲推拿颈椎。



赵钟璞和小儿子李顺利一起看书。



小儿子李顺利最爱做的事是抄歌词、唱歌。

周末人物 我们都是追梦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75岁的赵钟璞老人有两个儿子，抱养的大儿子李顺和小儿子李顺利。两个儿子皆先天残疾。生活的磨难压弯了赵钟璞的脊背，却没有打垮她的意志。她用微薄的收入悉心教养着两个孩子。如今，大儿子学得一技之长且成家立业，小儿子也能生活自理……

赵钟璞：“我在，孩子就有家”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邹大海 隋丽君

75岁的赵钟璞老人有两个儿子，抱养的大儿子李顺38岁，小儿子李顺利36岁。“顺顺利利”的名字寄托着母亲最朴实的心愿，但事与愿违，两个儿子皆先天残疾。生活的磨难压弯了赵钟璞的脊背，却没有打垮她的意志，收入微薄但她倾尽所有，悉心教养着两个孩子。如今，双目视力障碍的大儿子学得一技之长且已成家立业，四级智障的小儿子也已生活自理，支撑着这个家的母爱依旧坚毅如山。

“既然认了他，他就是我的孩子”

8月12日上午，台风“利奇马”离境，小城胶州波澜不惊。太阳还躲在厚厚的云层里撒着娇，不时挤出几滴孩子气的泪。因为这任性的天气，家住阜安街道办事处阜北社区的赵钟璞已经一连几天没有出摊了。她修鞋的小摊就在小区北面的街口，从乡镇企业退休后的20多年里，她一直靠修鞋赚钱贴家用。

“我1998年开始去修鞋，那时候生意还可以，穿皮鞋的多，打工的也多，鞋坏了都不舍得扔，修一双总比买一双便宜。修一双鞋两三块钱，一天能挣二三十。现在来修鞋的少了，一天能挣个十块二十块的。别嫌少，就这样干着，现在也不像孩子小的时候那么累了。”赵钟璞5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，没有什么装饰，只有些沉淀着岁月感的老家具。小儿子李顺利烧好开水，把家里的铁皮暖壶全部装满后，就出了门。赵钟璞让记者坐在铺着凉席的沙发上吹着台式电风扇，自己则拿起马扎躲在了背风的角落。人生历经了太多的风雨，她的身子骨早已经不起风。

对于赵钟璞来说，生活的磨难来得太早了些。幼年时她就失去了母亲，教书的父亲独自抚养他们兄妹四人长大，日子过得十分艰辛，而她正是家里最小的那个。由于母亲的缺失，成家后的赵钟璞非常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小房子，可孩子刚满三个月，就高烧夭折，此后多年她未能再孕。

1981年的一天，同事告诉赵钟璞，有人早上把一个孩子带到了公司会计的母亲高大娘家门口，让她赶紧去抱。“孩子刚出生，还没断脐。好多人想来抱孩子，高大娘都不放心，一天了也没把孩子给人家。看我去，高大娘就说：‘孩子，来了你妈了。你跟你妈回去好好地长大成人，这是你的小被，这是你的饭(奶)，跟你妈回家了。’我接过孩子的时候就说：‘大娘，我一定把他养大成人。’”

把孩子抱回家，家里人都很高兴，赵钟璞更是欢喜得不得了，对孩子十分疼爱。三个月后，小李顺已长得虎头虎脑。赵钟璞抱孩子上街去玩，大家都夸孩子可爱，可谁摸摸他，碰



小儿子李顺利(左)说：“这是哥哥爱吃的香椿芽。”他每天早上都要给哥哥发祝福微信。75岁的赵钟璞老人十分欣慰。(本版照片由陈巨慧摄影)

碰他，他都害怕。“我觉得这个孩子也不是看不上，把灯打开他知道看光，跟着我也不害怕。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跟我爸说：‘这个小孩是不是看不上？为什么一碰他就害怕？’我爸爸说：‘我早看出来，不敢跟你说。你跟得了个宝似的，我怎么说？’”

心急如焚的赵钟璞，抱着小儿子去了医院，经过一番检查，被确诊为双眼视神经萎缩，属于先天残疾，无法治愈。“很多人都劝我放弃这个孩子，毕竟不是亲生的，留在身边是个累赘。可我当时抱他回来的时候就有过承诺，我既然认了他，他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能再让他失去母爱了。”明知孩子的眼睛治不好，赵钟璞也没有放弃治疗，带孩子走上了漫漫求医路，视神经的营养针从孩子9个月一直打到4岁多，从未间断。

“那时候挣钱少，生活水平也低，我跟丈夫两个人的生活还可以，他在运输公司一个月挣40多块钱，我在建筑公司挣37块钱。但是营养针太贵了，一盒药十支要十几块钱，还要打三针药。我们厂长知道了这个情况，给我想了一个挣钱的办法，‘你就天天加班，白天8个钟头干完了，只要咱们厂里有加班的活，你就晚

上来加班，挣钱给孩子当药费。’从那天开始，我几乎天天去加班，晚上从8点干到12点多，就能挣出半天的工钱。这样就把给孩子挣药费的这段时间简简单单地度过来了。”

凌晨2点睡下，早上6点多起床给一家老小做饭，赵钟璞所谓的“简单”并不简单。

“希望”变成“拖累”

小李顺两岁，全心全意照料孩子的赵钟璞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“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又怀了孕。计生办的同事说：‘那还不好？老大有残疾，符合政策。’就给办了二胎证。”虽是意外怀孕，但对于这个孩子，赵钟璞寄予了更多的希望，觉得等他长大后，至少可以照顾一下残疾的哥哥。

然而，赵钟璞的命运，不但没有因为这个叫“顺利”的男孩降生变得平顺，反而又掀起风浪。孩子三个多月的时候，赵钟璞发现孩子不对劲。“抱着他很沉，他就像肉团似的瘫在

你胳膊上，不像别的小孩那样会自己使劲。我抱他去了医院，因为整天带老大往医院跑，大夫都知道我这种情况，不忍心和我说话，就说这个孩子缺钙、缺钙，回家给他补吧。人家大夫哪能那么刺激我？”

补了一段时间不见起色，小顺利又得了感冒。赵钟璞抱着孩子找到了当医生的小学同学。“她跟我说了实话：‘老同学，你这个孩子比老大还不行。老人大脑没有问题，这个孩子是唐氏综合征，是基因的问题。你也别难受，回去好好地领着他，好好地给他去开发就行了。’”

向来坚强的赵钟璞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外表平静的她，内心在嘶吼、在流泪。

“有同事心疼我的遭遇，跟我说，你带着这么两个孩子，又得洗又得浆，白天干8个钟头，晚上再加加班，中午为了让老人歇歇还得带孩子，你累垮了怎么办？还不如跟你丈夫离了婚以后再重组家庭，你就轻松多了。”赵钟璞没有吭声，回家路上她边走边想：“俺俩一人一个孩子，那肯定是把老大给他。他那个单位整天忙，再拖着个孩子，什么时候能给孩子找着个娘？我不能走这条路，不离。我就要带大这两个孩子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”

赵钟璞是个直心直快的人，丈夫刚好相反，有事喜欢憋在心里。她说，家庭接连遭受这样的打击，丈夫的心里很苦闷，也只能默默承受，和她一起照顾着孩子。

“有我在家就在，我还有任务”

8岁是孩子们开始上学的年纪，李顺和李顺利兄弟俩也分别在8岁这年背起了书包。

李顺被送到了青岛盲校，是班上最小的一个。坚持打了四年营养针，他的视力有所改善，能模模糊糊看到离得很近的字，但是赵钟璞长什么样，他至今看不清楚。

“他在盲校上是低视班，以前考试都是油印的卷子，他得把卷子举到眼前才能眯着眼睛看，做上面一道题，鼻子就把下一道题的油墨蹭花了。后来考试的时候老师就给他一个小录音机，听着答，每次都考90分以上。”李顺的成绩让赵钟璞高兴，她更欣慰的是孩子不服输的劲儿。一次考试，李顺数学考了68分。之后他每天都最后一个离开教室，回宿舍接着学，宿舍熄了灯，他再去走廊学。“一个冬天，把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，再考试他考了全班第一名。”

上完初中，李顺考上了中专，学的是推拿专业。毕业后，他跟赵钟璞商量，让家里出学费，他自己打工挣钱，又用一年时间考出了中级按摩师证和高级按摩师证。学有所成的他，打了几年工，开起了自己的推拿店。

李顺利在胶州上的是特殊教育学校，因智力缺陷，他学习起来格外费劲。赵钟璞从不放纵他，拼音、汉字一遍一遍教，不厌其烦，哪怕一天就认识了一个字，也让赵钟璞欣喜万分。数学更难，数数都不会，赵钟璞就把出去玩的时间开发成了学数学的时间，出去玩就得学数学，渐渐地让孩子有了数字的概念，学会了算木。

孩子们长大了，家里的日子也过得宽裕了些。可在这时，胆囊一直不好的丈夫病倒了。“他这个病就是不出言不说，被这个家庭愁出来的。愁有什么用？应该看看孩子的优点，不需要愁。为什么？要是大孩子在盲校里学不出推拿来怎么办？有很多学不会的。要是二小瘫在炕上怎么办？二小还会跟着我出去跑呢。这不是很好嘛！”

丈夫住院后，赵钟璞有时间就在医院陪护着，特别是到外地治疗期间，两个孩子的生活更是顾不上。“这时候正好李顺结了婚，他们三个互相照顾着过日子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2014年，丈夫去世了，赵钟璞好像一下子没有了寄托，大脑一片空白。“就觉得没有事了，知道给孩子做饭吃，知道出去修鞋，人家去找我说话该怎么说，脑子就是什么都不想，感觉没有任务了。”

这一年春节前夕，市领导来慰问，看到赵钟璞有点恍惚，就鼓励她说：“大娘，你这样不行，你得坚强，你得勇敢地活下去。这两个孩子是您的希望，有您在，这两个孩子就有家。”“他说到这里，我心口窝就像挨了一锤似的，我还得照顾两个孩子，有我在家就在，我还有任务啊。这一锤把我的心结解开了。”

“把妈妈忘了就行，不用挂挂”

邻近中午11点，李顺利回来了，还从快餐店带回了两个炒菜。“我买菜了，没买馒头。”“好，哥哥中午回来，咱做米饭吃行不？”“很好。”李顺利话不多，还是童声，换上衣服他就坐在床上看起了报纸。

“顺利跟老大不一样，得一点一点地教。一开始不敢多给他钱，就把修鞋挣的钱、卖废品的钱给他，跟他说，买东西回来记着账。回来看看还行，差也差不多。我跟他讲，咱家的钱就咱两个人花，我花的钱你也得记着，像现在我就敢给他100块钱了。他去超市回来跟我说花了68块钱，还有找回的零钱，再把发票给我看看，基本上丢不了钱了。”

丈夫去世后，社区给李顺利办了低保，现在每个月有700元。赵钟璞所在乡镇企业的退休生活费也涨到了1000元，钱不多，吃饭已是足够。“现在还得劝着他，买东西要少买，买多了不就烂了？党给我们的钱，哪舍得把它扔了？天天跟他说话，好点了。”赵钟璞数落着，李顺利并不搭话。

“你喜欢干什么？”“看歌、抄歌，手机上有有的歌我就抄下来，没有就算了。”说到歌，李顺利明显有了兴致，记者提出想看看他抄的歌，他也爽快答应。

李顺利的歌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褥子底下，每一页字迹工整地抄写着歌名、歌词以及作词、作曲、演唱者，有些生僻字还注上了拼音。“这是《保卫黄河》，这是军歌(绿色的眷恋)，都很好的，我给大家唱一块吧。”李顺利的视力也不好，他把歌词本举到面前，陶醉地唱着，记者仔细地听，也没有辨别出是什么旋律。

“他唱歌就是这样，没有调，不会唱，还特别喜欢唱。”赵钟璞笑着调侃道。跟同样病症的孩子相比，会洗衣服、会下面条、会蒸包子、会读书写字、会玩手机的李顺利算得上“优秀”，赵钟璞却说，以前没发现他有什么特长，也没给他培养出一技之长。“他愿意干点活，就是脾气有点拗，这一个活没干完绝不干下一个，还爱打抱不平，看到有人喝醉酒骂人他觉得不对也要管，我只能劝他，怕他被人打了，吃亏、痰湿体质的人就是这样，那么善良，那么执着，我最近看了书才知道是体质原因造成的。他哥哥也是这样，我就得让他们多活动，扫扫地、擦擦桌子都是很锻炼。”

相比起小儿子，赵钟璞从小就对懂事的孩子李顺放心得多。刚去学习了小儿推拿的新技术，李顺的推拿店还要重新选址，自言帮不上什么忙的赵钟璞给了不少中肯的建议。

李顺回到家，听母亲说颈椎不舒服，话不多说就给“拿”上了。赵钟璞继续聊着天，脸上全是笑盈盈的满足。“政策越来越好了，党对孩子比我对孩子还好，我不用挂挂这两个孩子，安心走就行了。现在我觉得这两个孩子落在别人手里还会更好，我们这个家庭不富裕，委屈他们了。我跟他们说，妈妈也不是个好妈妈，现在就跟一个坏了的苹果似的，没有用了。把妈妈忘了就行，不用挂挂。”

赵钟璞的话说得轻松，李顺听在心里却不是滋味。“说实话，我觉得我妈是天下最好的妈妈，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，对待生活的态度要积极乐观，遇到事情要冷静沉稳，不能被困难吓倒，这些都是最宝贵的。”

没有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，采访中把所有苦都笑着带过的赵钟璞，终于没能绷住泪。

赵钟璞说，在一次报告会上她讲了自己的故事，说了一些动情的事，台下的人哭得泣不成声，从那以后再也不想那样说了。乐观而知足的赵钟璞，不喜欢“卖惨”，也不愿意接受他人的资助。去年“身边好人·尚德胶州”表彰会后，获奖人袁新建为赵钟璞的事迹而感动，当即决定捐出刚领到的5000元褒扬金。“不，不，不，我有低保，有政府的照顾，不需要这笔钱，谢谢你。”赵钟璞坚定地拒绝，最终把这笔钱捐给了比她更需要的人。

采访手记

母爱似水如山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
回老家采访，常常会遇上熟人。有时只看新闻线索全然不知，采访过程中才发现多年前竟与采访对象有过短暂交集，不禁感慨“胶州城大小”，或“真是有缘”！

看到赵钟璞的时候觉得面熟，她家住得不远，曾经找她修过鞋也不定。看到李顺利的时候，各种记忆的碎片争相显现，没错，路上常见！因为特殊的面貌和智力上的缺陷，李顺利很容易给同龄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但此次采访走进他的生活，颠覆了我对他固有的印象。

我没想到他有如此之强的生活自理能力。烧水、买菜、洗衣服、热饭、煮面条、包包子、蒸馒头，这些家务活都难不倒他。母亲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待给了他，所有的东西都让他自己收好，虽然放得不算整齐，但想要什么立刻就能帮母亲找出来。

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可以正常阅读书写。书上有些生僻的字稍微停顿一下也能念得出来。原本拼音没学好，为了用手机打字，他竟然“自学成才”，如今百度、微信都玩得很溜。对于唱歌这个爱好他更是执着，每天晚上抄歌

词要抄到11点多，字写错了，他不会随意地划掉，而是涂上修正液改好。

我更没有想到他的感情那么真挚热烈。邻居家的叔叔丢了手机，他帮忙找了两个小时，一边拨打一边找，直到在小区的草地里发现了手机才罢休。朋友的商店需要做宣传，他就抱上一大摞广告单顶着酷暑一一散发。每天早上他都要给哥哥发祝福微信，还在门前种上香椿，因为哥哥爱吃香椿芽。对于朝夕相伴的母亲，他更是爱在心里，我问他如果母亲病了能照顾好她吗？他干脆地说：“能，都有药。”或许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，但这样脱口而出的自信，还是让人觉得温暖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母亲的功劳。很难想象，将李顺利培养成现在这样，赵钟璞要付出多少努力。话说得轻了，孩子听不进去，话说得重了，又怕孩子想多了发生意外。赵钟璞只能拿捏着分寸，一遍遍地重复，还要绞尽脑汁打他能听得懂的比方。

唠唠着唠唠着，赵钟璞已经是75岁的老太太。采访中，她没说过一句煽情的话，但还是

能从她宽慰自己的话里感受到她放不下的母爱。两个孩子的状况怎么能让她放心呢？大儿子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她劝说不要出去打工，和媳妇一起在家开个小店，挣多挣少一起往前奔，生怕因为聚少离多他们的婚姻生了变故。小儿子更是让她揪心，快40岁了还是一片童心，时不时地耍点小性子。刚刚还跟着电视唱歌跳舞玩得高兴，一会儿又躺到床上生闷气，怎么哄都不起来。现在她还能包容他，照顾他，等她不在了，孩子怎么办？跟着哥哥生活？还是去托养机构？他这点低保钱能够吗？

赵钟璞明白，她终究还是会离开，孩子终究还是要靠自己。她的这份母爱似水如山，更像人们用来形容老师的蜡烛。年轻的时候，她燃烧着自己的芳华，拼尽全力往家里挣钱，带孩子治病让孩子上学；年老的时候，年华无多，她又向内燃烧心血，将生活的智慧奋力放大，护佑在孩子的前方。

我曾经感慨，每一次周末人物的采访都是一场涤荡心灵的旅程。赵钟璞这位历尽坎坷的母亲，给了我坚强的力量。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